

# 岁月鎏金

女作家很少爱评点风云，也许这是一本有别于一般女作家的作品……

张晓娴

岁 月 流 金

张 曦 娜 著

# 《再出发文化丛书》

主编 原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书名：岁月流金

作者：张曦娜

协调：韩瑞琼

打字排版：彭竹生

封面设计：富豪仕大众传播机构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第231座#02-27

The Youth Book Co.

Bl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Tel: 63379552/Fax: 63369130

印刷：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初版：2007年6月

定价：S\$18.00

ISBN: 978-981-05-8238-8

# 再出发 往何处去？ (总序)

《再出发文化丛书》总编辑 原甸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期盼，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焦虑。我们是在经济的年增长率方面编织期盼；我们又是在文化的渡口像一个失魂落魄的艄公为摆渡方向而失措。全球化的文化攻势不可避免的存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多元角力，而所有的赌注都必然集中在强势的一端。法国学者菲利普·英格哈德更发出令人惊心动魄的预见：“全球化无疑是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伟大结局”。

我们弱势的文化命运使我们无缘研究在全球化文化大潮中我们的浮标定点。因为对我们而言，整个文化链条上的累累死结已经耗尽我们有限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有“剩余”思维思考全球化文化现象的正反效应之时，我们还要殚精竭虑地为我们所特有的文化沉疴负重抢救。文化基本载体的纰孔入水，使到整体文化建设的“事”与“功”长期失衡。

文化载体与文化实质竟然可以如此的被切割，为了载体的存亡，我们已经把文化无底限的简单化和浅

薄化；当全球华人文化圈都在不同的文化王国踔厉风发的时候，我们与他们疏离空间的量度是令人羞愧的。

“四小龙”固然是经济的金榜，但缺乏文化的底蕴作为支持人口素质的精神力量，久而久之将像单翅之鹰，独对苍茫天地而饮恨。也许五十年后，我们将听到补课的钟声。

我们感怀良深，凭着对自己国家、人民和文化的感情，决心编一套尽可能有要求的丛书，这就是《再出发文化丛书》。我们不知道难度有多大，也不知道果效又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喝令自己“再出发”的时候，我们当往何处去，因为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已经处处失灵，到处是失控、拥挤和烦躁的喇叭声和杂音的高分贝。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出发，我们总要向前。本书局在另一套名为《四海慈爱丛书》的序言中，十分缅怀希腊神话的悲剧人物西西佛斯。他每日推石上山，而山顶却是尖锥形的，巨石无法安置，便滚落山脚了，他的悲剧是一定要完成“安石在山”的任务；因此他的命运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无止境的进行推石上山的苦役。西西佛斯据说是辉煌的希腊科林斯城邦的建设者，相信他在苦役中科林斯城邦必在他的心中化成激励的力量。

世界文明有许多相通之处，即连神话与传说也有许多相似。从西西佛斯我们也想到老祖宗的愚公移山传说。这两者都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励志经典，在实用主义与庸俗主义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愿与文化界同仁时时思考这两个恒古的大傻瓜。

文化再出发，往何处去？

请读者作者帮助我们。

# 目 录

## 辑一：旅情

童话王国中的真实童话.....	1
悲情克隆堡.....	4
杨丽坤与金庸的大理.....	7
茶马古镇.....	10
前月浮梁买茶去？.....	13
别墅老矣.....	16
浔阳江头.....	19
沈阳传奇.....	22
斜风细雨呼兰河.....	25
露西亚咖啡馆.....	28
城市与广场文化.....	31
韩流之外.....	34
移墈就船的“桃花岛”.....	37
金阁寺的迷思.....	40
离尘俗之岛.....	43
班加罗尔.....	46
也说周庄.....	49
尼罗河夜宴.....	52
大漠孤岩.....	55
人文魅力与都市景观.....	58

再度移民.....	61
踏花归来.....	64
度尽劫波.....	67
蒂华纳与罗迪欧街.....	70
人潮.....	73
自我宣科.....	76

## 辑二：说三道四

新摩登时代.....	79
哗众与颠覆历史.....	82
岁月流金.....	85
强作解人.....	88
晁错，错在“愚蠢”.....	91
吞噬人性.....	94
买来的青春.....	97
在路上.....	100
奥斯威辛杀戮场与南京大屠杀.....	103
厉害女人.....	106
病榻随笔.....	109
格拉斯的肩膀.....	111
法国的良心.....	113
水之物语.....	116
史卡拉剧院不打烊.....	119
拜物教与杀人魔.....	122
人祸乎？天谴乎？.....	125

重建大佛	128
风云人物	131
各说各话的医药研究报告	134

### 辑三：书与人

食粪虫哲学	137
犹太良心	140
攀龙附凤的所谓“传记”	143
敢为天下先	146
为何甘作“门下走狗”	149
岂仅是市井小说之言	152
《天方夜谭》中的天方夜谭	155
睁眼瞎子	158
这就是吴仪	161
蔡文姬的哀号	164
哈维尔与昆德拉：我们选择谁？	167
《大唐西域记》余绪	170

### 辑四：说吃

小龙虾之宴	173
花馔	176

黑白面包.....	179
桃花瘦了鳜鱼肥.....	182
马肉米粉.....	185
逐臭绍兴.....	188
槐花与麦当劳.....	191
后记.....	194



## 童话王国的真实童话

知道有机会到瑞典去，首先闪过脑子的念头是，一定要顺道去丹麦。

才不久前，一项世界“快乐指数”调查，排名第一的正是这个位于欧洲大陆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相望的童话王国。

不论“快乐”是基于何种标准，能快乐，而且“快乐指数”排在世人的前头，总是件教人羡慕的事。丹麦人为何较别人都快乐？看到新闻时，好奇之心油然而生。

从斯德歌尔摩飞抵哥本哈根机场，再从机场搭火车到了中央车站，来到市区时已是暮色苍茫。

夜色中与哥本哈根初打照面，老实说，心中真有几分失望。

哥本哈根不是一个能够令人刹那惊艳的城市。放眼街头所见，街衢上大多是五六层高的古老楼房。相较于许多明亮摩登的现代化都市，哥本哈根的城市景观显然黯淡一些，古旧一些。

后来渐渐明白，丹麦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他们努力维修楼房，不肯轻易拆除旧建筑，这里的每一座建筑物动辄有数百年历史，最年轻的建筑物据说也有一两百

年岁月。

那几天游走哥本哈根，从造访景点、古堡，坐船沿着纽哈温运河游览到逛大街，渐渐却发觉，哥本哈根的魅力是内敛的，其城市性格却是明快的。

走在哥本哈根，感觉到整个城市有着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路人一般穿着随意轻松，很少人西装革履。街道上除了汽车与公共汽车之外，不时可看到自行车迎面而过。

有一天来到号称世界上第一条最长步行街斯托洛伊(Stroget)，走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双眼随着双脚四处游走，发觉即便是在这条繁华购物街也很少看到穿戴名牌服饰、提着名贵包包的行人。走进名牌店，就像走进一般服饰店，售货员脸上不见其他国家一些名牌店那种要高人一等的气焰。

那天在斯托洛伊游逛，东瞧西逛下，近3点时才感到饥肠辘辘，这时，正巧路过一家称为北京楼的中餐馆。看看餐牌上自助餐的收费和快餐馆没多大差别，于是决定换换口味，吃一顿久违数天的中餐。

拿着碟子在台面上选菜，正巧与一位在餐馆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打个照面。许是职业病使然，拿着碟子的我，一时忘了拿菜，站在吧台边与她闲聊起来。

东聊西扯中扯到“快乐指数”，我问那位在丹麦住了3年的留学生，丹麦人为何活得较世人都快乐。话一出口，觉得自己有点唐突。但那留学生毫不思索冲口而出道：“当然快乐啊，丹麦人每个月开开心心将钱花光，下个月拿到薪水再重新花过。”

这是哪门子答案啊？是“冷”笑话吗？我不仅发愣了。



我这个俗人，老害怕老来袋子空空，活得凄凄惶惶，于是问了个十分杀风景的问题：“每个月将钱花光光就快乐吗？丹麦人老来怎么办？”

留学生说“丹麦人不愁养老。他们的小孩和老人都有国家照顾，丹麦人年轻的时候，虽然缴交很高的所得税，但他们也没有怨言。”

过去早听说，在某种意义上，北欧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丹麦又是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但是，丹麦人的快乐之道真的如她所说的吗？旅途上几次想起听来的这番话，心中疑问一再升起。

回来后查了资料，发觉丹麦有一套完善的养老金制度，60岁以后可以领取养老金直到终老；在教育方面，丹麦自七十年代起就实行11年制义务免费教育，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也实行免费教育。比较起其他许多国家，丹麦人年少时的确较不愁教育，老来较为无忧。

一天清早，在一条命名为安徒生大道的大街上闲逛，在市政厅一侧看到一座高高的安徒生铜像。只见一脸肃穆的安徒生打着蝴蝶结领带，头上戴着礼帽，右手拿书、左手持拐杖，仰望远处的双眼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丹麦孕育了安徒生，又以这位童话大师为荣，仅只在哥本哈根，安徒生塑像就可找到三座。至于根据安徒生作品《海的女儿》创作的美人鱼青铜像早已成为丹麦最具标志性的象征。

也许，在这么一个尊重文学大师的国度里，人们也多了几分快乐的童心。

## 悲情克隆堡

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祟，又或者是眼前阴晴不定，飘一阵停一阵的绵绵细雨，一走进克隆堡，只觉周遭弥漫着说不出的幽暗阴森。

克隆堡兀立在丹麦小城赫辛格（Helsingor）的海湾上，站在海堤上，只见城堡下海水滔滔。不知是哪一个旅游团的导游，正忙着向其团员解说：左边是波罗的海、右边是北海，对岸就是瑞典了……

那天早上，在旅馆柜台职员的好意推荐下，我和同事丽芬匆匆徒步到哥本哈根中央车站，很快就登上开往赫辛格的火车。

赫辛格就在丹麦西兰岛的东北角，建筑古朴而色调明朗，恬静的氛围中静静流洒着浓郁的丹麦风情。

由于地处交通要塞，17世纪时，古城控制着丹麦往来瑞典的水路要道，一度贸易发达，繁盛一时。但若不是克隆堡，今日的赫辛格不会吸引那么多游人千里迢迢前来。

克隆堡号称丹麦文艺复兴建筑群中最豪华的一座，据说丹麦语的克隆堡意指“皇冠之宫”。在外观上，克隆堡说得上



巍峨恢宏，确有几分皇冠的耀眼。在丹麦人文历史上，它也享有一定的地位。但依我看，这些年来，它对观光客的真正魅力来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在莎翁笔下，王子哈姆雷特的复仇悲剧就发生在城堡中。哈姆雷特并在古堡中撞到父王的鬼魂，从而得悉叔父杀害其父的残酷真相。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根据丹麦一个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从此成就了古堡的盛名，也为城堡抹上一丝诡秘的色彩，有人干脆称克隆堡为哈姆雷特城堡。每年夏天，还有来自各地的剧团在此演出《哈姆雷特》。

那天列车一路走过具有丹麦乡村风情的屋宇楼房、绿树、原野，不过一小时的飞驰，还在胡思乱想间，不知不觉已到了这个滨海城镇。

从火车站出来，不远处的大海有帆船与海鸥飞翔。远处隐约可见的克隆堡仿佛可望而不可及。终于来到古堡，耳边扬起一阵中国北方腔调的华语，一团十来个中年男女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议论着近年来纷纷扬扬的有关莎翁作品的传说。其中一人说，莎翁的一些作品被认为作者另有其人，另一人接口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并非出自莎士比亚之手。

作为有“偷听”之嫌的“旁听者”，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不久前读到的报道说，研究人员已考证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确实为莎士比亚的作品。

走在古堡中，我倒是想起了《哈姆雷特》中王子的悲鸣：“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 哈姆雷特在剧中的这句独白被公认为西方文学中引用得最广

泛的一句话。那是王子经历了父亡、母亲改嫁杀父仇人等一连串人生变故后，不知何去何从时发出的无奈哀叹。

对于这剧中独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诠释。有人理解为“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是向罪恶斗争还是就此罢休”更为贴切。

我以为，两种译法与诠释，其实都道出人生的矛盾与无奈。做还是不做？前进或是后退？人生路上，谁没有遭逢进退两难的困境？熟悉这句话者，走到生命的十字路口，自然而然会以此自况、自叹。

因为当晚即要赶搭班机回国，我们只能走马看花，来去匆匆。回返路上，乌云又开始笼罩着天空，“To be, or not To be”在细雨霏霏的小城急步前行，心中浮想联翩，蓦然间百味杂陈。



## 杨丽坤与金庸的大理

据说，在没有海的地方，人们对大海特别向往。也许吧，看不到海的大理人，干脆把湖形像耳朵的高原湖泊称为洱海。

在大理的时候，我们在导游建议下起早看洱海，然后登船游湖。

高原的天空清澈湛蓝，漂流的云彩变幻生姿。站在船头看洱海，只觉不是海的洱海还真像海，烟波浩淼间，湖水一片苍茫。远处，还有苍翠的苍山将湖水映照得如诗如画。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其实幅员不大，但名气和来头都不小。历史上著名的南诏国、大理国都曾在大理建都，千余年前是唐朝和宋朝两个显赫一时的地方王朝。而洱海、苍山是大理的两大地标，一代又一代的大理人就在苍山下、洱海边生息。

在湖上，我们的白族导游姑娘金花（对白族女子的尊称）兴致勃勃的谈到了金庸。

也难怪，有人说，大理的名气大半来自金庸。

金庸在《天龙八部》中写了大理国和段氏家族：小说

主人公大理国王子段誉，段誉之父镇南王段正淳、大理国国王段正明及大理国忠臣高智升、高升泰父子二人。许多读者尤其对金庸笔下不喜习武，却身怀六脉神剑绝招的段誉印象深刻。

我对大理历史并不熟悉，但知道金庸笔下的这些小说人物在史上确有其人。

洱海之后，我们特地去了《天龙八部》着笔很多的崇圣寺。在小说中，段誉伯父保定帝段正明就在崇圣寺剃度出家；段誉在此学了六脉神剑，大战鸠摩智。

崇圣寺坐落在苍山之麓，清朝时被毁，我们眼前气势恢弘壮观的崇圣寺，则是刚斥资近两亿元人民币重建。金庸小说中提到的三塔至今仍屹立在崇圣寺内，造型和风格庄严古朴，由一座大塔二座小塔三足鼎立。

从大雄宝殿、十一面观音殿、护法殿一一走过，我对“高僧殿”特别感兴趣。高僧殿里排列的九位出家为僧的大理国国王塑像，其中就有《天龙八部》里的王子段誉，在史上他是大理第十六世国王段正严；还有就是大理第十五世国王段正淳、大理第十四世国王段正明等。金花说，九位国王出家修行各有原因，有的因争权失败，被废为僧。有的逼于无奈禅位出家。

后来我们提到了高升泰，那是金庸笔下的段家忠臣，可金花却说，高升泰不但不是“忠臣”，而且还篡了王位；段正明禅位为僧，正是因为高升泰。

我和朋友听后不禁哈哈大笑。小说嘛，本来就交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小说家言”又岂能当历史事件照单全收？